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五

明 林俊 撰

序

彭惠安公文集序

語人以其盛其所能蓋自見矣魯公之忠節溫國之行
烈書法史材未之有掩也矧文章特儒者事吾郡從吾
彭惠安公殆其然者公自刑部屬以氣節行烈自効及

外而藩臬內而中丞少宰以至司寇際我英宗憲宗大
際我孝宗知遇之盛方是時世道允升士氣丕振公得
以翱翔展布其間伸其志達其道以大行其所學晚而
與王端毅何文肅張莊簡數君子同心輔政天下稱大
老公葆養性靈探索道奧繙閱經史百子每作述評校
物品衡量治勢命詞運意根理道而繫續綱常如著蔡
前知嘉穀輕縑之濟實用夫文實之隱寓焉休文文治
靈運文傲鮑昭文怨庾信文誕識者有以知其人若公

者其無謂君子歟嘗記公記鐵漢樓張東海稱一代作家托之草書流布海內私欲與元城與公並稱三絕予未敢僭論然莆前輩心學有林艾軒公無愧焉氣節有方寶謨行業有陳正獻公欲私與匹休若劉後村之詩陳衆仲之文公則未嘗多讓川岳靈秀為天下生公也僅一莆而已哉予少公二十有二年非分晚流累偕薦剡酸冽之味將不謂無同也甚恨者仕同時十七年宦迹出入僅一再會弗獲幸卒教于公而公遽病以歸

歸以弗起矣山頽之嘆致吾私為士夫為天下慟也嗚呼公其不可以起矣平生所著滯稿為卷凡若干侍御陳君時周輯其要得若干卷吾閩提學憲副姚公英之鋟梓以傳序公之文予來進責也慨惟老成風逝聲望所及長養成就功為多所謂典刑者為信公功在天地名在華夷太史氏書之矣得是集備考之深自見矣

壽戴孺人七十序

族子士實求予文為母戴孺人壽且曰冬十一月某日

母壽之辰徵文姻族之意母既不得謝謹命云然前三十年族父德華處士與予居連壁處士質木無華治家勤儉身不識紈綺非賓祭不一御魚肉無奴僕以供炊爨春浣箕帚樵牧之用每旦起與族母蓬首垢面短衣敝裳偕造化宛然村落翁媼而布盈于笥粟米陳紅于倉庾畜牧蕃息宗黨無及焉人曰其無已固乎曰然吾莆風且異吾知其必去而為後之奢也夫俗侈則力不繼力不繼則貧者先竭富者日以削賢者恐不賢者縱

而從之亂堦其可已乎吾示吾子孫守吾業也處士既
化去莆風果異既又大異其子時敬兄獨守訓無違時
敬兄不祿孺人又守訓無違絕薰澤勤糾組矢志婦節
以葆育幼孤時祖居如濕不為居人利徙而新之餘故
物悉完生有養死有塋祠墓有祭公征慶吊有給材丈
夫無及也今已男室女家內外孫林立孺人亦踰有七
十之壽矣夫以七十之年中間聽於父母舅姑夫子之
所裁三十年耳四十年獨制家政目中所見起者落落

者以盡甲族化而清門指不盡數林獨居然以完處士
前者之固容知其為後者之通耶杜不可久之漸以為
必可久之貽其家法固在孺人不移所天守而不變其
不為烈與夫立之難守之又難寡婦人尤難也孺人之
壽以上承舅姑中承夫子下行子姓為林氏壽也自古
有國家者未嘗不以勤儉興逸欲奢靡而失周人葛覃
之詩見其貴能勤富能儉成內治之化以開隆長之基
婦人者國家之所由興替者也昔莫侯陳氏有采蘋之

德以相我睦州實開九牧孺人儷德莫侯而其境尤有
異者食報之厚固將濟邵州之美以大吾林如桓少君
之鮑辛憲英之羊其獨壽而已耶書以待且以訓林之
為婦為母為子孫者

方忠惠公文集序

宋自晦翁朱夫子起建安以上集四儒之成四方學士
師宗之聞為盛莆又宗之方為盛履齋若水伯謨尤著
者也殆尚書忠惠公祖尚真源沾溉醇馥于西山鶴山

二大老而追慕元城公為烈鐵庵之號見志也公弱冠擢南宮詞賦第三人不祈速化沈鬱下僚餘三十年亦遺材矣端平初鄭性之當國搜進名士拔致諫垣危言正論選親賢遠聲色杜佞幸以襄之失蜀之敗為恥荆淮之擾為懼及繳駁數事尤忠戇所難言公無諱焉申大義以雪濟邸之寃追罪奸相之彌遠屢言之臨安火又言之為其黨蔣峴所中予祠鴻禧噫是無遺直者歟公終寶章學士廣東安撫使為治尚風化崇正學表先

賢薄官征卹民隱參行晦翁家禮社倉諸法利關人國
為之力無阻以故生有祠歿致薦享舉扶插竹以奠請
贈謚而梓行其遺文皆廣人德公之報也噫是無遺愛
者與公歿淳祐丁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良
節嗣響家學大參廣藩因舊本輯之為若干卷復梓以
傳盛舉也公後村同時人平生著述甚謹尺楮片翰刊
落陳言辨博雖間不及後村而粹縝過之命詞運意以
心術為根柢氣節為枝幹義理為華實名賢為標格澄

潤豐潔如寒江素月碧落之時青峰雖無幻恠獻豔應
接之勞而丰神自適爭先覩之為快亦名作矣太常謚
議謂公源流晦翁徐驗之晦翁及公仕籍俱餘四十年
晦翁在朝不滿四十日公亦僅一年幾半其出處概自
相類莆先正自端明蔡公謚忠惠繼之亦僅公一人而
已端明慶厯四諫溫陵海橋之聲蹟天壤俱敝可也而
屑嗣涼落遺文晦蝕逮之今無幾公舊本無恙茲復煥
然以新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子姓錫類之賢文獻

足賴抑公之精神在廣與故民相糾結不渙散以默運之今耶不能不為名德幸也俊鄉閭晚出前哲景行序文大參之請抑亦俊之責也公諱大琮字德潤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二忠錄序

士君子在治在亂曰鳳夫逢時遇主翊贊鴻猷不幸而亂則抗節以死若龍逢比干者至于今猶烈也宋廉恥養士三百年希文永叔子方數君子載倡忠義士夫氣

節相高靖康之難勤王死事相屬焉寶慶德祐之際元
兵日南帝顯全太后北狩益王稱制于福州尋入廣于
時陳公文龍以參知政事歸于家特起而當國難開閭
興化軍撫叛命平亂兵斬諭降以激忠義然江之南北
已混一于元全閩又為元有獨興化在耳林華陳淵曹
澄孫開門賣降公與母夫人被執臨難慷慨指腹自示
曰此節義文章也可相迫耶械至臨安哭武穆廟不食
以死母亦不食死福州景炎丙子十二月也公從父璣

起布衣為國發憤括家財航海助張世傑兵于邵武迨
元兵登城興化不守猶巷戰終日被執大罵至車裂以
徇明年丁丑九月也事聞文龍謚忠肅廟號昭忠殯贈
兵部侍郎謚忠武二公死則閩盡廣亦去而宋亡矣噫
痛矣迨今弘治乙丑二百三十年鄉人徐評事元稔始
疏于朝詔有司立廟春秋具物以祭公族孫貢士河橐
為錄示予竊惟綱常之在士夫猶命脈然不可一時息
也故治則良臣大勲建焉亂則忠臣大節立焉慨自

宋足一南亡已先兆李綱之策首沮於汪黃岳飛之功
再墮於秦檜侂冑彌遠似道繼續任政而汝愚德秀了
翁迹如棄梗不待三閩四廣事可知矣會元滅金規恢
挑釁海宇盡入北朝甘心臣僕則楊大淵降呂文煥師
夔等又降抗義不屈則曹友聞死趙玠發李芾等又死
忠肅故相也忠武又故相之子孫且民也若可自遁而
感激赴義視死如歸誠以天若祚宋主翁之一脈猶存
天祥世傑秀夫諸賢之恢復可冀也孤城獨守猶足做

平原牽拽之幾大之成一旅中興之業次之亦不失鼎足偏安之勢二者不一遂則城亡與亡答世恩而殿名教與杲日爭光秋霜爭烈與近而故相江萬里故民熊飛爭頡頏遠而龍逢比干遊于地下使事仇者生無立地後世懷二心者視有餘愧焉二忠可謂得其死求仁得仁者也敬序之以發吾黨之氣

竹江劉氏族譜序

氣為萬物之祖與形相附麗者也其始也化諸氣氣類

為形同之人皆族也其漸也化諸形形原諸氣同之氣則族也氣之初也其又盛則同生而別之姓如黃帝二十五子為十二姓又一初也初生繼繼生析析生疏末異而本則同王公貴人馬走牛醫之賤其無能易也巡撫湖南兼督軍務右副都御史安成劉公文煥某齋竹江之系出沛公沛公出御龍氏累累出陶唐因窠為氏沛公傳漢景景封其子發為定王國之長沙安成故其封內以侯禮也比失侯猶為庶故地故邑多劉殆不相

系屬其出長沙不出長沙未可知也竹江之劉出長沙
不出長沙未可知也然上世遺集動曰沛郡沛郡其出
沛無疑竹江某齋始遷之祖五宣教紹賢竹溪公也再
世則十九宣議節四世仲英仲英生謀章又生謀卿懷
古謀章派也南窻西窻謀卿派也懷古與學卓識戢采
宋李為須溪文字之友四傳為英入國朝用季子實恩
贈順天治中實謂敬齋也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官終
南雄知府生數謂學古也與伯子壬皆舉鄉貢士公積

翰林孔目再封為監察御史壬為某縣知縣叔子即某
齋亦舉進士選庶吉士累今官物望屬焉竹溪迄今亦
十七世二謀衍派蟄蟄千餘指生娶卒葬足徵也古者
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以酌流品商姻婭以致嚴也
若歐蘓譜則參杜陶之法為一家之譜以系尊降聯疎
戚以致睦也故士夫宗之今劉之譜歐法也不附長沙
猶蘓法不附味道同義其系遠故畧也抑大夫不敢祖
諸侯禮以防其僭也錄所受誥勅以及表志諸文與仕

隱之行業勲跡致重也亦致勸也譜成某齋走介之蒲
請序噫遠矣道同也亦致專也夫一氣之運萬殊分焉
其散也不能不異其合也未嘗不同貴者賤者才者能
者愚不肖者猶老木然必有悴枝謂氣之不齊則可謂
岐而二可乎哉劉於陶本也沛榦也長沙安城竹江皆
枝也竹江一枝其碩蔚以蕃敬齋名在國史在名臣錄
為世廉吏學古官久猶貧某齋又久且要也又貧清固
有本矣襲禪特介不涉為時趨三世無墜翰苑之業無

本然乎哉擬諸劉敬齋其平視榮祖學古其流亞靜修
安世風烈其齋將并峙焉後視之今猶今之視之昔也
樹木者順其天以致其性爾矣故碩以易蕃劉自樹如
樹木樹族人亦如樹木竹江之枝將愈見其碩蔚以蕃
其未已也斯作譜之意亦似續之責

入賀詩序

郡臣置酒上壽古者頌禱之儀有為得鼎壽者為宮成
壽者為荒夷朝黃鵠下武功成郅支誅壽者聖節上壽

自唐玄宗垂拱始以誕帝之辰上萬歲壽著甲令為常
嗣是曰天成地平節者肅宗九月三日也曰天興節者
代宗十月十三日也慶陽節者武宗六月十一日也壽
昌節者宣宗六月二十二日也延慶節者懿宗十一月
十四日也又有應天嘉惠天壽天清乾明承天乾元壽
聖諸節月日歷歷可攷我朝例以萬壽聖節為文祥光
照室之旦四方萬國皆奉表為壽我太祖九月二十一
日也我太宗四月十七日也我憲宗十一月二十一日

我孝宗七月三日皇上流虹毓聖則九月二十四日也是歲癸酉吾閩少方伯鄭君立之當奉表入賀故事贈有詩詩有序以屬之予夫君猶天也事君猶事天也陰陽天之吏不失其職則化功成而天安於位臣工君之吏也臣工不失其職則治功亦成而君得安享於無為然元氣不運天不能為天於陰陽何有哉悠久而不息者常也於穆不已天之常天之壽也陰陽之所欲也然則君之壽容非臣工之所欲哉夫皇皇憂隆孰若快覩

穆穆以常臨故百祝千祝而萬祝之欲如天之不已焉爾是無他受恩者至惠也宣力者淺勞也寸償而尺負一羽而較千金其不侔亦至矣懷慚思惕區區報謝之私無過壽祝之微勤故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祝君猶祝天也然豈徒祝而已哉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欲君進令聞而不極意於武功祝以規忠愛之至意也召穆公承王命平淮夷方寄武功之任而寵異告成壽祝報謝所以勸其君者如此今君

亦承旬宣之任殲武平之寇報成錫寵將與召穆圭田
命服之賜無異而入賀闕廷萬年之祝又將無異於召
穆公勸修文德而不極意於武功其又將無同乎嘗疑
周宣志存撥亂而側身修行固其所自圖抑召穆公有
以啓之今羣盜悉平聖天子專志文德之脩周宣無足
言者然召穆公祝規之詞抑君所未宜少也是詩將無
江漢並傳者乎

送周虛谷尹慈利序

夫今者其視古為的也而弗中其去的弗遠矣安定
之教師儒之的也潁川太丘之政理又民師帥者之的也
國朝內而六館外而四庠專用儒儒而効郡貳邑長升
焉參互布列究體用之全以收復醇古之盛為儒道世
道計至矣天台周君時謙以凝重之資脩整之行精敏
之問學博士吾莆庠也方不忤物和不尚同交擇而不
泛不為勢怵不為利餌教規學則雖未盡安定要之亦
今時表表者吏部薦為慈利邑令莆博士未代而遷僅

典也君屢以賢能獲褒旌例得為御史人論猶若未平
夫物欲其大先小之進之將以漸也歷而熟之也令寄
百里之命其不謂小矣有父母之道焉民所好惡而好
惡之望衣望食望療治積弗平以望直于我副之後期
處之失其當將蓄怨于生育我者之身况分之似而非
誠然者耶撫則親虐之則疾視如讐心誹背詆而幸其
亟去悅其心宜有道矣夫施不能盡施也惟利而無取
則廉廉所以為惠也愛而不能盡愛也惟刑而無頗則

公公所以為仁也不能無法令之彌縫租庸之徵調惟靜而無擾均而省以無偏則安而無怨責已者厚人者輕已者嚴人者恕則上可事也下可使也近可悅而遠可來也已瘠而人肥已勞而人用逸君之治將不于是求之躡黃陳之蹤以立今人牧之右者哉臨澧囊山帶江與永順容美桑植相襟帶捍以永定九谿大庸安福數鎮之兵虎旅難調鳥言夷面獸心之苗夷尤不可以人理導說甘辛和劑若是其難也君盤錯以自見與策

慈利之勲以大收師儒之効將自君始矣夫君子患舉
職之難泡滅而漸盡者可恥也大丘之名自足長世位
極之潁川顧以致損力可有餘而事任不可以過重絕
脈覆餗有明戒焉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升
之六五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夫勞而能謙正固而自
守人之所與天之所畀也其升固易易者君曰謹如教
庸書以復二庠之請

白齋詩集序

夫詩存諸心者也感諸物而聲發焉包舉八紘納萬
彙通幽微之故而執造化屈伸之幾其妙用也動天地
而感鬼神著其教者如此然而成名立方亦若是其未
易也夫意深者詞躋局下者詞拘輕淺者詞浮曠達者
詞放蕩者詞淫苦者詞滯悵以怯者詞卑弱若乃觸而
形會而遂通天趣悠洋亢乎其自得吾得吾白齋張先
生焉澄澹簡遠情慮俱忘羣睥競驚於先生奚有哉獨
於詩若飲食然無少壯與老而異夫好則樂樂則專含

吐性靈紆寫物故博以收約而廣以辯方利精竭神窺
高而獵要於是乎其不遺餘力矣先生古詩祖漢晉律
詩祖盛唐而參以趙宋諸家之體氣格疎爽詞采精麗
音調孤絕聽之灑然咀嚼之雋永而有餘味莊而整如
營巡大將靜而寂如龕棲老禪如詞臣鵠立雍容閒肅
可詵仙子踏氣馭雲飄翩而風舉聯后山之武以駸駸
上接少陵之席與陶謝潘左參輩行使人拈弄篇章拾
殘楮斷墨以自快近時中傑作也古稱詩窮人先生用

是亦孤蚤遇世無盡知者知不知要之非先生病也評者謂陸機體裁出陳思王仲宣實出李陵先生雖雜備衆體而收功實由山谷寧川一派今流明州矣予雲庄縱浪海內士不相接者餘二十年先生來視吾郡始拜篇章之辱斂衽終讀作而嘆曰世自有士奚意之今見郢鼎敦彞老耳而聽采齊肆夏之音也夫詩可以觀志以得其為人推是詩也脫凡近而絕之俗垂之百千載可具見矣先生文字開闔正變老氣光炯動人要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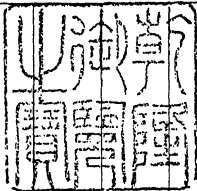
是集也請論詩與知者評焉

庭荆意晚序

予既蜀歸也待育南雄歸待受壽州歸昔韓獻肅歸許
二弟尋請謝予焉取妄附要有同者及是又六年予壽
六十有六待育壽六十四待學壽五十九待弼壽五十
六待受亦五十而壽此令有裕獨不見二親登堂上壽
時也噫其已矣夫記傳衣侍食昨日事予皤然諸弟頭
顱蒼短斯時斯境殆亦人世難得其不可常也於荆竊

有感焉脫而叢誰形之韡而華誰色之歸根復命又誰而割制之殆有數存焉樹植溉潤完其天毋伐其性於是乎有贊化之功而粉榆之景撫護尤難吾五人者不予荆私幸哉晦翁之詩曰臨深履薄諒無幾且將餘日了殘編固晚暮結束時也君子自強不息其惡有已哉世兄弟吾五人而過五人壽而過其亦豈少其重其否其未可知也吾五人乘時應會皇極敷錫受之君積善流慶受之先而忠實樸謹局諸拙以然豈有它自異者

哉待育杜門謝客其寂若處女非謁祠無見者待學簾
衣敝屨曹郡丞戲曰都憲弟不作是庄家傳以為笑待
粥酒數盃飯一甌蔬畦捧腹公府無其面予嘗目為散
仙待受末疾專課諸子吾家襲韋布為常嗚呼固若是
基也有基無壞必常有是意則間有是日凡身皆寄也
而同歸於無又安得強所無而有之盈虛消息天不人
私也亦非巧者能移噫畏哉



見素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見素集卷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 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汪承泰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六

明 林俊 撰

序

宋丞相李忠定公文集序

自古扶傾已亂非得剛貞忠亮之臣無足以弘濟艱難
而奠安國勢夫翊贊太平易為功而遏絕酷亂難乎為
力魏鄭公曰願為良臣毋為忠臣夫以孔明基鼎足之

勢君臣輯睦志則可為也仁傑樹扶日之功奸后陰詭誠猶可動也李忠定公伯紀靖康建炎之際殆又甚難者宋文治百七十年陽德弗剛羣邪交扇朋黨倡而正人為空宣和大水公以起居郎極論消弭左官監當嗚呼謂小臣獨憂天下事哉竟之金人入寇公決策內禪獨任城守力戰而却金兵而罷命下矣公再留金兵引去京師解嚴公獨以再至為憂力陳邀擊備禦至計而宣撫命又下矣繼之罷命又下安置命又下金兵再入

公再召未至而京城失守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
任宗澤張所傅亮為必守中原之計而罷命又下安置
命又連下高宗遂如揚州奔鎮江如臨安竟之航海如
旋風飄梗益震以搖嗚呼元夫鉅人為國倚命者也金
至公相相則守金退公罷罷則不守夫使始而不罷二
帝不北狩再而不罷高宗不南遷再後宣撫雖徵罷命
尋下宋終不競而王業偏安至革命而後已嗚呼謂獨
繫安危有公為烈者哉公孤忠大節血誠危論動天地

泣鬼神日月為之無光至今讀之猶嚼齒填膺一字一
淚當時和議誤國者何情哉是集故有福國正獻公徽
國文公先生之序侍御胡君士寧祖尚風烈複梓以傳
某僭序所不究用於公者致餘臆焉嗚呼無亦數然耶

贈鍾理夫序

郡承藩而統邑為天子收一郡人心而萃合之其道投
所好其要財與命也郡守為天子寄一郡之財司會事
叢力無得以獨舉丞倅副之勢然也節推為天子寄一

郡之命司刑事重權無得以濫移推專之亦其勢然也
徐而較之司會之弊其害淺司刑之弊其害為甚深貧
與天異也故推之於守地若懸而繫若尤重書罔攸兼
惟良折獄任雖專非其人無苟與也順德鍾君理夫取
進士甚早節推吾郡予曰官之難惟獄然釋褐新人付
法比以主張人命無雍熙司理之詔者乎比見老成周
慎予曰是能辦推事者不數月茂著廉永明察之聲予
曰是無錢宣靖同州之理者乎君攝令又攝守財節而

事以濟瀕海連三歲饑舉行賤糶舊格候食於官得與損半而利歸冒濫之市民君單騎入境驗實具口約日而授粟人有實惠部使者至民肩駢投牒懇懇然求哀皆欲得君判比郡亦欲君判甲出乙入無停晷而南東其馬亦無停蹄優推之專而竝舉其守之泛噫遑矣哉道不勝時也久矣少恩者言文而不及理集事者言政而不及化君重有不然者納民以仁而動之以天衷民彝之懿於古而近之矣人心固結恐恐然懼其擢去予

亦為莆私念報政行思欲為莆一借而臺諫之席虛以待亦久矣言行天下之利也其獨莆然哉往自愛哉道莫大於易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動貞夫一者也君子之所以遠其到也

贈周來軒湖藩右轄序

湖南為藩最大控七藩以擁護金陵其地重其杜塞禍釁命牧為尤難近時龔蒲川為其藩左轄王石泉副之藩之右轄又以屬我周公來軒皆拔閩之材而湖用之

其果忘一念吾閩哉予歷湖數四最後西征時也鄉聚涼落人懸席掛草無人色問之曰會計苦我也田牛去而子女猶幸存賑濟甚焉施一而責倍其酬則子女去矣為之哽咽嗚呼賊瑾固然吾人者忍一藩之民命易一身不可恃之富貴耶東歸所歷守令多弗副人意寇至而民樂趨焉斯時風景諒異然亦無得不猶為之所前是公有湖南慮囚之命全盛時也及總湖臬雖以憂弗赴而物化人隱已得大都有餘念焉天下事談之易

行之難憂之易而濟之尤其難誣世以乏才惡可哉公
凝永內定素樸而潤以文在諸生與伯氏中丞公相師
友數歷中外儒局吏貫所至奏績効同考會試而督學
滇南也尤以儒委裁抑柄要崇重風節平反大獄與行
寺之馬政外臺之風紀尤吏能章章者也公固有以行
亦重有以濟矣又况蒲川石泉三君子同處一藩者哉
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書庶績咸凝歸之百僚師師之
効三君子心同而道相下其獨一藩濟耶憲伯陳君時

濟以予不及尾芋原之餞來屬別言予通家公者為忠如此

芝峰別言序

事由故而習敏而辦靜重而收以濟者也寒畯識事門廕之練習不啻加矣理棼劇於遲回之手祇見其勞鎮浮靖躁亦非褊心狹量之所優舉也姚江孫公德成自其先燭湖先生倡明道學超河汾紹伊洛紫陽翁許之如此君高曾而下為御史為太常博士為郡同知為教

授教諭襲組承主指不盡數焉燭湖正脈傳雙梅為盛
公大父也家庭熏習學有委源與聞莅官子人之大致
舉進士為刑部屬據按指揮老吏縮其首大章奏長僚
怙怙以服上易以報可奉命錄囚江西搜生剔伏無網
漏無冤民與予巡視主良合若宿計然公居以鎮靜柄
要陰持潛運默綰無際岸可因為釁用能脫橫禍於羅
織蝟興之時逆臣既正法公復正郎崛起而叅大政由
刑曹得殊擢也得閩殊地也璽書行部藩務而臬權殊

委也未再歲有貴州察使之命又殊拔也士大夫胥與
為榮而惜其為貴奪去芝峰別言言別也楊忠夫謂予
宜序竊惟物之盛否人與數存焉名德之所繫屬招徠
感召有不疾而速之幾居使然也方木齋翁以耆碩秉
鈞賢俊景從如飛走之宗麟鳳凡縉紳皆然况鄉耶故
莫姚江為盛及以直觸禍其所延及凡縉紳皆然况鄉
耶故亦莫姚江為否然否不幾時復以盛斯數之不足
勝理而天者之固定也公復引晦先舉挺出乎造物牢

籠之外以待夫濁滌之清不有郭泰申屠蟠餘烈者乎
茲去而總憲度肅風範厲霜稜臨照官邪振威聲於西
南荒徼使朱崖木閣易舊觀天下之人皆欲覩麟鳳為
快將又有奪公者獨貴然耶庸書以俟

蔡文繼字序

詩烈之訓為詳烈文辟公言光也休有烈光言大也烈
假不瑕言光大也惟無競維烈言功烝衍烈祖言業書
之訓槩之詩云耳而諡法秉德遵業曰烈蔡生名烈取

揚武烈之義其字文繼謂必師文王非歟夫文言德武
言業因時而舉其盛無德無武猶時而無德無文齊聖
而宣重光有間哉文道也在天垂象文之常鼓扇翕闢
參互以通其變變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三墳
大道也五典常道也謨訓誓誥師友問答之詞道之正
變也舜繼堯禹繼舜文繼禹自然也武繼湯不得不然
者也至是蓋一再變矣孔子以春秋一字之褒貶為世
賞罰又一變也孟子泰山巖巖七篇仁義與楊墨角其

是非又一變也濂溪明道近孔子伊川考亭近孟子時
也者聖賢不能易也然天能使聖賢無時不能使聖賢
無烈昭當時而垂後世道有異乎哉迨自人文既南閩
海濱稱鄒魯漳朱子過化之地建陽一脈已流北溪矣
文繼曷自近始文繼砥學飭行趣尚近正以躬所未逮
而力有可行仁族姻以流鄉惠推是心也秉德遵業於
光大何有文繼其終惠之

小錄前序

上古憲猷經運率惟士焉求道隆污實繫焉戰國任權
畧西漢喜功名東漢貴節義乏通變東晉樂恬曠罕實
用士習固爾宜世道之日趨以卑也隋唐而降詞賦取
士無越無用之文國朝按先臣朱熹之議而折衷之經
義以端其本論策以宣其用學非是弗教士非是弗習
主司非是弗取朝廷非是弗以用百五十年士無不治
之經無不獵之史賢智奮庸式登至治虞之共臣周之
多士蓋嗣休焉丙子廣東當試事巡按監察御史某承

德意惟謹總督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某實與臨焉總鎮
太監某總兵官某清戎監察御史某與領使命某官某
某實與贊焉督學僉事某實專任焉抉剔垢弊則某自
為勤提調監試某某胥躬莅焉某某咸周外之防暨
試官某某某矢心攸同弗弛弗辱棘垣鎖局更書祕名
比伍澄汰約十三始得一登其文無害者於錄嗚呼亦
殫厥心矣乎不知亦竟得真才以仰副上意否也夫掄
材於山左規右度間錄小以遺大不預逆其中之不蠹

矧較士以一日之文之長者乎遲工者速拙優於平素者或落意於臨時加以剽竊記誦之偶然雖明無施焉謂無遺才不信也樸訥者悃悃無華功深者城府難測加以末節中路之改絃則智者失焉謂必符實用不信也逴主司之責僭為諸士子圖焉夫史子百家皆文也六經文之至也周程張朱皆學也孔孟學之至也房杜張宋韓范富歐皆事功也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事功之至也祖其文宗其學追迹其事功遠騁高厲直趨其至

不自蹈飾轅澤鞭之譏使天下來世改容易視曰此某
科士也無亦趨歟

贈廉訪姚東泉序

姚公英之東泉前副按察使董學政吾閩去之而察使
貴臬也未踰年復右轄吾閩未踰年也又去之而左轄
山東公酬物宰事不為問學終掩所至効其職風令迅
疾掃積弊落葉去之公在方成官府儒之道其將大行
矣同寅伍公嘉言諸君子書道將別屬致愛助於公夫

問曙於盲問途於兀謂知日知津然乎哉旬宣之安輯其無俟複告也然僭謬言之昔有孟水之餞以言之送者公清粹忠勤無所事此有生芻之贈者其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公於是比德焉予則他石公也嘗閱王之府矣有度寸者曰環珥材也直十金有倍寸者曰擊帶材也直三百金有度尺者曰鎮國材也一觀五城在寶中獨為無價具衆美蘊百靈溫然栗然瑛以瑩者清以越者玉德無瑕而萬寶為之退舍君子純中粹理乘

時會運執其事樞而通其權度之變道謀大世謀深和不涉同而博大足以容物庶猷羣策收為已有以泯乎其迹之似中外倚心焉夫然後位逼無嫌處柄要無見其所謂專守道之謙佐時之泰以行乎保身之哲公之道其無將在此歟抑寶不玉忌而人則賢忌公比德固然韜祿護惜其將無於玉加至歟是為愛德之助

嚴滄浪詩集序

詩寫物窮情慨時而系事寄曠達托幽憤三經三緯備

矣降而離騷一變也而古詩樂府蘇李張鄴一變也曹
劉張陸又一變也若宋若齊若梁氣格漸異而盡變於
神龍之近體至開元天寶而盛極矣而又變於元和於
開成迨宋以文為詩氣格愈異而唐響幾絕山谷詞旨
刻深又一大變者也最後吾閩邵陽嚴丹滄浪力祖盛
唐追逸蹤而還風響借禪宗以立詩辯別詩體詩法詩
評詩證而折衷之決擇精嚴新寧高漫士唐詩品彙引
為斷案以詔進來哲夫滄浪之見獨定故詩究指歸音

節停勻詞調清遠與族人少魯次山號三嚴同時台人
戴石屏深加獎重其子姓鳳山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闌
風吳潛夫朱力菴吳半山黃則山盛傳宗派殆與山谷
之江右詩派為近要亦唐之赤幟有摧堅扼險號召鼓
翊之功者矣宋季避地江楚詩散逸為多吾閩憲伯淮
陽胡君重器購存稿僅百三十有餘篇與詩辯等作竝
鋟之梓至寶終出知寶要未誠乏為兆爾矣憲伯雋特
有英槩寓懷寄興清麗悲惋與滄浪意氣相感發二百

五七十年之下上是集行世為滄浪賀亦為得滄浪賀也淮南法席將無嗣正眼以傳者乎集故有黃公紹序憲伯君重以為誨盡讀之正坐滄浪禁例奚取序滄浪序自創也

雲莊敘言

予亡慧執故滯真無足世道繫也居閒處獨謬意作古文詞取六經傳記秦漢而上書謬讀之亦謬效之竟無得其大都如航廣川茫然津涯捕風影無所得鏤脂刻

冰負成勞於工巧又如宿留東萊凡骨未蛻身固在此也今年年六十六倦以老矣榕人鄭少谷繼之齒後予以倍悟獨前庚申予過其諸祖藩叅建中少谷尚少語次忘之矣嗣是少谷文日起伸縮兩儀顛倒萬化輪古今而下上翫弄作者於掌股之間超凡突詣易吾難如此也蜩與鸞鳩決起而飛搶榆枋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凡馬撾策不盡一舍一日千里國馬固能之物諸天異也抑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馬食日盡粟

一石則飽飽則力而材美外見少谷將無是之遭與善
自愛哉少谷袖稿來雲莊商畧其臧否駁純以訂正所
學噫子實惠我惡置子一喙哉無已則有告焉文寄道
者也韓子踔絕濔澄千狀萬態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
如也矧不為韓願者乎少谷善自愛哉子將焚筆瘞硯
以答子一啗遂強疾仄枕書為別

贈劉執齋入為大理序

劉先生咸栗以副按察使總學政吾閩及是有副廷尉

卿之命人謂登仙羣博士弟子愀然見於色固知道由
今可行也一方道化由今缺賴焉先生義不可借則來
謀贈言予世交先生有告焉處人者權世責輕重為舍
留爾矣近世無世官而聯珪續組亦則世臣也雅量沈
中得諸素養粹言懿論得諸素聞而流風善政理體之
後先又講之家庭以熟臨局制機與崛起之士不侔然
荀陳之後朱子歎嗣述之難萬石君尚無恙而孝謹衰
世濟其美其可多得耶君牙之命稱乃祖乃父世篤忠

貞其望之纘服者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先生先司
寇公先方伯公正色貞風視君牙祖父無媿先生視君
牙其亦果後耶劉三世法家廉特之操公明博大之體
循以今無異五刑五罰其所權量情齊也先生三總學
政有教道陶型德禮性又齊也是入也其徒法已哉德
陽而刑陰也刻制之力嚴則發生之道緩天下優春夏
而縮秋冬積之無用所以為用而期之無用所謂刑罰
精華者也虞推明刑弼教之美至於刑無刑民協中周

長王國歸之敬由獄今之世虞周時也亦宜有臯陶蘇公是賴大同之化奚謝於一方祝先生先生去母留焉

蒲坂鄭氏族譜序

一元之氣統天地而萬物之人身一小天地子與孫一小萬物也支分派析渙然無統吾人途人其惡足卞之故法有所聯戚疏邇遠領挈綱提義羣而恩結猶一身一家一時也譜而已鄭自三先生倡學南湖其後裔或起或落未必盡傳其宗然海濱鄒魯文獻軼中州而盛

推原初響必曰三先生三先生他聞家望姓無與焉三先生固一方文學始歟今蒲族者露後興者莊後仙者淑後桃源者露四世孫刺史肇後十傳蒲坂而族至今焉族五房吾友左方伯山齋岳書巷房也去沖遠一十有六世金橋方伯尊府主事公城初徙書倉再徙和美則方伯伯氏尚義君嵎徙也譜之修方伯也稽誣訂誤法例甚嚴而系詳蒲坂致親也鄭厚之文章樵之紀述可學獻翁之源流指授僑之大魁之政府與良士伯玉

近時紀瑗之名章顯遇歷歷可書可蒲坂耀聞方伯為
盛蓋亦族之中興貞聲氣烈不俚指爾矣夫用而宣所
學以樹徽當時不竟用而含斂以精所學以垂蹟來世
天之意固皆有在也予請廣方伯之意為鄭氏屬焉世
族世德也蓄仁累義世演其澤承孝襲友世篤其慶嗣
書香衍道脈機軸若一使人人敬而慕之曰此谷口真
風也康成素業也義門故家法也三先生物已化而歆
感若存若乃販鬻松檟漫世閤矜高狹兒僇子追負顯

門以黜伏寒暖其不足徵矣

南湖鄭氏族譜序

鄭少谷善夫在光德里別駕淑之後中丞元弼之派甫而閩遷也而猶曰南湖仍所自也祠始源深祖始遷禮也配以天佑賢也少谷訪族於莆得通中丞以上諸譜繼於仙得八虎而下之派而訂疑證誤見諸往返族方伯君岳數疏為詳少谷忠於鄭友之鬼不孤矣譜祖歐陽氏世綱人紀史法也叅以蘇氏系聯派屬本於禮也

兄弟則行明有序也子則名明有繼也傳贊銘誌備本
支間及他支親親而賢賢也僧道不系婦出不系失節
不系絕之也世無無母之子降系於子寓不幸也賢而
烈女附其父婦附於其夫幸也以寓勸也譜而書之法
具焉燕齊之祀與周竝傳割符刑馬漢功臣漸消於百
十年後魏證曲端之裔落落然誰紀開創維屬固有存
乎人者易君子萬夫之望既然矣又立其本勝之苗盛
無莠一髮衆冠之前不亟易而同將却避而走之矣君

子鍾諸情篤諸禮誠通恩結氣義為督齊使勤生趣正
顧檢而防淫令問長世族之恃在此也鄭圭組相望藩
叅君觀予同家州伯君某予同年隱然大小鄭公今少
谷亦夾漈無媿南湖倡學世其足徵矣抑義門風範舊
觀若難亦嗣述宜告也

贈傅節推考績序

國家無常清之戒常理之財常平之獄分局釐務至郡
而三責兼之柄提綱挈守也戎丞清之財倅理之守執

計而責成功惟獄無定情亦無定執民之命寄焉故守
罔攸兼專郡推以理平之任蓋非虛無以盡詞非明無
以燭隱非公無以當法而杜嫌宣惠潔與恕以然理無
寃民守因得以收靖嘉之效固輔守也正德戊辰高安
傅侯美政之郡推吾莆也以虛以明以公以潔以恕當
政細之際獨以平稱歲餘憂去士民送者闐郭郭莆郡
推缺則懸注於侯侯改推杭郡也復以憂去莆郡推缺
復懸注於侯及是以侯還焉侯至迎如送時侯之理如

侯之初民德侯又如侯理之初守馮君委政侯也又與
前守無異夫順陽思駒駘以復來并州迎細侯於再至
閱道重臨之感子容府政之屬侯殆有然者侯上初考
之績守業侯留臺臣藩臬聽以去客有問者予曰留情
也公在民許制也公在法情不勝制且官十一年書三
年績既淹矣嗣侯蒞者率三兩歲以遷一內臺一外臺
次之亦不失州守侯固侯也無足念歟抑吞舟之魚不
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未足盡其大也侯嘗攝丞矣

尺籍清俸矣會稽理攝守而及於令庶廢具興大固侯
有者還之大以用其大子何淵池侯也於是士民相與
聽侯去

古崖詩選序

詩寫物系事窮情而盡變二南知風化之原大雅知周
文之盛歌唐知陶唐氏遺民風雅之變世道足悲而觀
人以言王楊盧駱君子顧有惜焉甫之詩歐陽四門名
於唐後村尚書名於宋後先有作輝映聲聯然氣過乎

文則醞藉少力綿乎識則警策疎綺錯涉浮艷之詞典
質傷直致之病譬之於樂洪聲細響無足辨宮商之音
惡望識斷絃感躍鐵者哉古崖先生貌古養充隱然有
道風度自治舉子業固已古作並名為族祖會元公獨
賞陳太常媿齋在諸生願屬講下先生謝為友柯學士
竹岩為之延譽名遂動詞林而懷奇弗售僅學職以老
偃蹇拂鬱不平之氣盡發之詩而興致幽玄體裁莊永
詞彩麗密使讀之而有餘情歐陽子謂梅宛陵之詩窮

然後工近之矣先生子最晚詩蝕虫鼠流落人間者數
十年仲子汝瀾始蒐輯成編周渠翁為刪正鄭山齋為
選加嚴焉門下士傳節推為之屬梓夫詩人不數篇鳳
凰芝草少為瑞者也抑李羔輯遐叔既逸之文昌黎得
李漢而文無失渠翁之序無媿獨孤至之而山齋校評
視方崧卿准墨審矣

容春堂集後序

內至者言焉成文如三精象垂衆奏效乎其職皆化機

自然根諸道而發諸氣者也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經羣聖人之蘊經緯天地綱紀人倫立萬世常行之矩其根深其充養浩然其化機在我文之至也後世敝經則雜敝璞則靡敝莊則散敝潤則流而入卑弱發乎才而語道淺要諸理而語氣為或衰文云文云乎哉前輩謂太極圖像經西銘自孟子而後未見易傳其實而自得今與原道竝觀相去遠矣數先生者曷嘗屑屑然屬意文事之工理至詞至機有在我者矣予嘗謬意

古文懽於道而病乎其踏於氣也嘗思名能文者聽命
焉心存意往海內士三數人弘治丙辰始得會吾二泉
追訟相見之晚既而靜思之百能媿詘獨吾齒長爾嘗
見品士亭記曰其擇也如此廟學記曰為夫子作也白
鹿數篇曰為朱子作也及是容春堂集出得盡觀焉曰
是文也其是氣也其不離是道也紆徐容與和以平乎
莊以潔乎居而不有辯博而不肆黯然其長油油然其
光將根幹宋儒標枝秦漢收韓歐數君子之華實乎起

衰斯文其先生始矣先生副上卿惜士者猶未酬其望
世固有不相易者

南征奏凱序

荆楚閩粵文物齒上國舊矣介其間邃谷長林鳥道數
百里足以淵藪逋亡遺其身以種其子孫襲盜恣狂時
鈔掠為邊患朝議以憲臣分省備兵都御史開治虔州
臨制之非有文武威風不委付然兵校習安少任戰賊
巢穴險阨猝難輕入故必徵兵四省或借助於夷則歲

月有期寇已預偵默駭而鳥逝之矣以其征之難畧之畧益肆撫之撫益玩方隅之患其未有已也今陽明公始至議征衆以地險兵弱為疑公曰且用之乃簡閱部署以令以申公身先之諸帥亦罔敢後命疾雷行而風雨驟至也遂破桶岡橫水左溪諸寨俘戮醜類七千有畸而釋其老弱弗治捷聞天子錄師中三錫焉古者軍將皆鄉升陟鷹揚其不可尚矣晉郤縠尚稱儒將至秦漢而文武始分世率謂儒文墨議論而戡亂制勝必屬

之介胄熊虎之臣由公之奇武夫悍將其未可望也昔
張南軒侍父開府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參佐自以為弗
及林父軒克平茶寇孝宗曰光朝儒生亦知兵耶南粵
平孝宗謂楊萬里仁者之勇三先生以儒學鳴當時其
作用固在公懷奇負博明習典故為上宰賢子既之專
志諸儒之書邁往超悟蓋將辨析朱陸之學而會成之
為後進師宗言階觸禍議論風采不少類試之難其顯
效若此儒道果有裨於世而慨兵寄者不皆公也余濫

寄西征竟貽鬼方之愧三復奏凱之篇重加歆慕惜無
江漢之筆以自寓遙勤序是詩刺慙焉

內江鄉先生徵信錄序

蜀江水所出漢經焉襟渝巴控瞿唐以固風氣內江尤
江所束氣尤鍾劉先生德符在史局采人物表著為山
川重者宋趙舍人莊叔趙丞相文定趙僉判希光元山
長黃楚望國朝則吳剛靖若思李給諫秀實陰處士振
平劉僉憲用行凡八位進之鄉賢祠以祭又錄傳誌遺

事為徵信錄以傳比督學泐臺函書授使者諉序予不及會先生及先生為信也古者廟學祀先聖配以高弟子與儒而衛道者鄉先生舊祭於社今於學殆亦世教一助神而明之示有趨也鄉有錄亡致存以示信也政與化歸於一者也齊道德同風俗有不由人者乎表異前德開畏慕以發阻勸之端於彼焉於此焉不言之教具矣子產遺愛夷惠後百世而興起昌黎歿斗山不衰道化熏染人視物易焉歐冶所鑄干將發神黃鑒朱綠

并其質化之君子拜其祠退而徵諸錄為信風有不足
還者矣先生僉憲賢子給諫亦都憲士修是孫象賢濟
美竝以問學風節重當時他日董狐之筆以決擇一代
之是非有不先生是錄相與集一鄉之大成有不是錄
始乎序與幸徵信焉

我齋歸山陰序

達子來省問所友天下士以蔡我齋希淵對是時我齋
方以養母乞教授吾莆孤風遠韻隱隱來雲莊詳叩之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
卷六

曰是固陽明先生董常中有餘養而祇見夫外者之輕
以壁立千仞之上將其至羣儒依歸焉家甚貧非其道
義雖與之以晉魏之富不欲苟焉處也鄉書十年不欲
取進士取進士辭庶吉士茲固為母而出亦未知其果
來來亦未知其果久以處否也予喜為甫得師達至崇
安書語諸弟曰蔡先生來矣吾家子弟無問學籍未學
籍時往叅候我齋來一去沿襲而自立風格賢者慕其
未賢者力沮以媿道風翕然方成一學校久其位何如

耶我齋厓壁若不可攀即之而冲永平粹立孤而禮恒
下守雖固而其量未嘗不洪興寄高遠常思自放乎山
風水月之間筭斗之祿其無足留也來訪雲莊神遊意
往如蟬蛻埃壒輕鴻遡乎寥廓予笑曰高則高矣祇恐
無福我齋數數思去予數數留一日太夫人亦思去我
齋辭夫子廟退而語諸生別諸生哭留不可羣走鄉大
夫語留予偕山齋造焉我齋嬉笑自如則已方巾野服
飄飄然遺世神仙山齋曰是可留耶於是松厓至士夫

繼至耆舊亦繼至來進知方之士連屨而入或語留或求識面以去市居童儒販鬻松櫟者流刺刺私相語亦惟其留之幸彼固誠知我齋哉嗚呼風之動人有是舉幡足信矣古今人其未相遠也有八十日之元亮有百五十日之我齋獨意夫依中庸者為難易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吾人有斯世之責焉持祿固為可愧亦盍思果哉而末之難容有執其幾者抑東漢奇節歸數尺之羊裘殆有托始今日者矣序我齋去

築隄林氏族譜序

羣物祖天地而各祖其物夫原形知異異知分原氣知
同同知貫所由出也長林林所由出林祖也晉安郡公
莆之林所由出莆之林祖也其後散徙閩粵間長樂則
智清智海智濫給諫遜民公裔慎思九牧雷州公裔莆
譜稱水部郎中者也今大司空竹田公築隄之林出雷
州而譜源歷化蹟序罔稽公八世茂七世正僅名諱六
世萬原而下始徵信足書萬原三子昂居阜山晨居感

恩贊余吳居築隄贊樊皆襲其姓公先都憲梅隱公意
不謂然公既為御史始追奉遺命奏復譜之修亦梅隱
意也水部不系至萬原始系無敢有苟爾矣昔狄青不
附梁公崇韜有令公墓之拜仲淹改朱從范而嬰以夏
侯冒孫易同人類族辨物夫為漢為滄浪漾也閩均之
林築隄不雷州容不給諫晉安者乎魯可以望泰山而
楚不可以祭河林祖而余樊祝之庸饗耶抑穆公召公
是似林世既有人矣築隄又大振於公假方尹以專東

南總制之重邦土徵入連疏懇歸勲伐之盛動朝著而紀旂常以載光林氏獨築隄已耶昔寧州黃山谷與會稽黃渥同出發州年望相近為兄弟合族俊與公九牧同也年望亦相近兄弟者四十年言念掃松追陪杖屨於紫霄澄渚之下殆今老猶是寄焉序斯譜其容衰落厚辭

元老木齋謝先生壽篇

世之仕孰不欲遭時遇主樹勲伐保有完名耀當時而

垂來世者哉然而窮經皓首一第淹焉龐白為郎一官
滯焉鐘鳴漏盡晚節虧焉元老少傳木齋謝公取第最
早二元一魁與王沂公幾為類君子以為奇憲宗朝蓄
學養望在翰林者幾二十年章得象安於其職公有焉
相孝宗輔遺今上兩朝輔碩允矣韓魏公之重而委身
人國若又為難止足預戒斂其身與弟若子以寂居汝
湖者十餘年則又獨樂綠野二疏二李風致無異智且
勇矣公長身玉立儀觀都偉而陶融景化佛是仔肩繪

藻王言奮庸熙載致其主於明聖運乂安於中國而四方以之無侮位既詣極功亦時敘知者猶以為朝廷若不可一日無公引領望其復相古者舊德元臣八十猶應召命公壽始七十元老壯猷載扶昌祚壽固宜歲陰前二日督學胡先生文振遙致賀勤以言謬屬俊拙訥簡與在刑部聯馬朝趨論理道及古今事誤有所愛逮預宥密猶枉教言雖例無報書私固謂之知己於公於世道深有望焉壽公俊之欲也夫所謂壽無過曰宜壽

之家之鄉之國云爾已矣公之壽寄稽德於壽考基年
所以平格七廟賴以尊安兩儀因之奠位固非尋常為
壽者班抑獨逸流韻輩把酒賦詩樂粉榆之景暮已耶
謹書為篇

四同年會詩序

孤生崛起而乘亨會策制科聯朝籍熟姓名於天子雖
土風異候梯航不相引亦得以聲搜意和膝接而期集
若儔侶之素昆季之雅有世講之義焉謂之年家凡同

進皆然鄉則尤厚也成化戊戌進士三百有五十人蒲
者十人意氣之相與行業之相期待固不欲後古人而
獨齒今人也未能無昌黎榜中龍虎之慰光景轉瞬三
十有七年今惟正郎王公自庵憲副吳公萊庵吳公及
軒暨予乎在又未能無夢得落落晨星之感其間通塞
又殆有不能齊萊公使相之引愧無乎魏公者之地夫
以自庵之質重萊庵及軒之軒特闡朗又當二聖有道
之朝竟不得以盡如所志雖榜稱得人而遺材之憾蓋

亦多矣然而脫垢離尤長鴻孤舉狎烟霞就松菊以偕
夫桑榆之收是又黃髮事任所不能酬而乘牛跨駟把
酒賦詩與朝馬青霜敝敝然赤日官書吏貫之下其亦
殆有間者及是自庵壽七十六萊庵壽六十六及軒壽
六十一予亦六十而三皆負有鄉國老成之望來進典
刑焉夫道不行之天下猶可斂而行之一鄉遺於彼固
有盡於此者矣景前良崇令德為世準程以盡還淳古
之風斯居鄉之作用傳所謂亦為政吾人所報答在此

也於是人主一席致畫史傳子巖為圖予倡以詩三君子和之予又序之

正學類編書序

夫道宣秘於天效靈於地而發隱於聖人故馬圖肇人文之祥洛書啓彞倫之叙刪修贊定麟筆終焉於以昭示化元恢弘道要一人心而齊風俗然而奇哀恠誕亦世所不能無故虞絕天地之通商謹風愆之訓迨周風弗竟霸術恣行自是而豪奪興遊談盛入於楊墨佛老

至大壞極弊道愈歧而後已正學於斯乎蝕矣我太祖
應天受命迅掃故元身天地萬物綱常之主佐理儒臣
符期應會聖有所作而賢有所述邇洙泗以直祖皇王
之傳綜事辨章無越大中至正之桀百五十年人文成
化其有由然矣四明季公時升歸堇山也謝邦土以獨
當校讐之任輯四明鄉賢人為傳贊之又輯國朝詔制
與名賢著論稱文獻者為制命奏對論述郊廟館閣忠
勲閭邪遺才等類名為正學類編走書數千里屬序於

某授而閱之將所謂渾渾者噩噩者寬厚完博者淵泓
澄深者發揮正學鋪叙皇猷暢性靈而昌景運文云文
云乎哉古者黜子尊經經正也唐太宗之宮體虞世南
曰聖作誠工然體非純正國朝詔制諸作純正者也其
典謨雅頌之風過沛宮祀后土無足言者著論依歸訓
誥與孔門授受同其宗旨不屑意落跡秦漢間夫一歐
冶也自不出型範之外飲河固知源哉書所自序是集
者

蔡虛齋文集序

溫陵蔡介夫虛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見夫天下之蹟象其物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師宗之曰虛齋說也守毋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流爽詩文別出體格掖人心

而繫名教卒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晦而亦間
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端毅公引入為吏曹竟
復為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
人讎予因讎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
壓人望而介夫先歿矣嗚呼介夫之不為鼉錯龜山非
幸耶景尚遺德姚英之諸君子為立祠葛石厓志貞為
輯遺文梓之一時交與予在也序其可辭夫有造道之
文有述事之文楊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後

世有作其雄視前人亦不為少矣卒之無足嗣往徽而
歌來聽又況移情役物越禮分而為者嗚呼邪說也贅
言也雅論也知斯三者可以定是文矣其不然文華作
氣質雅收聲而去道遠而昔後村序艾軒之文曰以言
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介夫言語文字間哉介夫初
主於靜既又主於虛楊方正曰主於靜是時理學中輟
二公甯永貞丁玉夫江朝東崛起於曠鉤深索隱二公
殆獨得云

艾軒文選序

昔者孟子歿夫子之道不傳二程子歿周子之傳亦幾乎蝕矣吾家艾軒崛起南服專志聖賢於時遺儒陸子正施廷先嘗學和靖龜山先生特從指授以上紹伊洛之傳窮博而會之要絕意著述東井倡道盡羣俊而朋來之四方質夫顯道門牆者不少文祖六經輔秦漢詩派山谷后山半山而祖之於唐檀弓穀梁後村有成論焉年五十始奏名十一轉而至中舍平茶冠講中庸一

再為孝宗褒獎坐封還詞頭改工部侍郎以集英修撰
知婺州提舉興國宮以卒先生長晦翁一十六歲晦翁
商畧理道獨先生意合嘉其精細退若有得請質時見
於書兌澤南軒於易有所異為晦翁獨與其繳駁新端
也東萊曰平生保任此老不負諡文節也君子謂允去
今三百五十年祠久圯墓之田易數姓穉弱二孫稀落
可念龍坡之為仰止書院馮公行健雷公孟升意也俊
偕汝華謀曰先生嘗同晦翁講道以齒則兄以道則友

晦翁固道學淵源先生亦道學名派起一方而名天下
稱南夫子無異詞宜竝祀雷喜白之馮暨貳暨大巡宣
司監司督學議可竝祀二先生侍以莆高弟子而複梓
其文以傳噫先生亦再遇矣昔祠之立也以林元仲行
健元仲非歟梓文方巖仲湯伯紀也孟升二君子非歟
扶衰竟事郡大夫業為之先生名光朝字謙之

贈黃后峰序

國家承平久禁弛慮疎三渠奸誑惑以窺伺神器瑾誅

死彬與寧固在北巡復南巡也國勢如一髮引千鈞孰敢抗聲大義以擇肉虎口者哉黃郎中后峰疏六事偕同官陸汝亨以進諸司響和竝下詔獄為禍且不測予諸孫以乘復疏以進廷跪廷杖死者十二人后峰幸不死彬甘心焉變姓名亡匿僅免鬼神者固有以相之矣宸濠叛武皇帝始下寧獄慈壽皇太后復下彬獄中外人始席為帖上入正大統首列更始之詔復諫者官卹其死事誅二奸并連其黨於是后峰有南少廷尉之擢

嗚呼謂世無士非誣歟后峰倡之諸司羣和之新政旬
發有翕然者士氣盛國家元氣亦盛識治者卜世焉予
初閱后峰疏曰是胡澹庵封事日月爭光者歟分一死
與龍逢比干遊無易也為之私幸不失后峰盛名難居
然哉完固有以破之矣后峰懷負純完記覽精博修飾
謹而進取澹無患難居昔鄒浩諫立劉后除名其友田
晝謂曰士所當為未止此也后峰當為固未止此其浩
然之氣固在無俟予告也命既下后峰謙讓慚忤予曰

新天子搜選忠賢為寃人倚命所謂千載一時者近卿
雲現壺山識者謂至人在宥甫士彙征之應后峰時出
之以茂贊無刑風發善類以發靈山嶽至寶匱藏予未
知其可松厓諸君子曰然序速君君無緩焉